

# 沙博理:在中国“旅行”一生(1) ◆ 周翔

## “外国专家”

南官房位于什刹海附近,这里的四合院、胡同、人力车、古槐,多少还可以让人窥见些老北京的旧影。正因为如此,从上世纪50年代搬进这里的一座小四合院后,沙博理一住就是几十年,有条件更好、更现代的住所也不愿意搬去。“他不愿意住楼房,说要完全融入中国。有一段时间,因为他是外文专家里的领头人,要给他住友谊馆的专家楼,他坚决拒绝了。”老舍的儿子舒乙因为父辈的关系认识了沙博理和凤子夫妇,许多年来,他都会不时地给沙博理夫妇带去糖和巧克力,有时候是带去母亲或者朋友的画送给他。1996年夫人凤子去世后,沙博理仍然住在这里,没有保姆,也不要助理,女儿亚美照顾着他。家里的陈设一直没有太大变化,墙上挂满的画最易引人注意,它们都是黄永玉、吴作人、傅抱石等朋友送给沙博理夫妇的。屋里还摆着凤子的照片,沙博理说,在和凤子一起待过几十年的小屋里,时常能想起以前的生活,“是一种满足”。

沙博理1915年出生,在中国这个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,除了无法改变的外貌以外,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而地道的中国老人:穿布鞋、丝棉袄,在四合院里种花养猫,对烧饼、油条、豌豆黄一类的小吃充满了兴趣。他生活简单,从不轻易打破每天的起居规律,吃得也清淡简朴,还学会了在中国老人中流行的太极拳,因此舒乙每次见他都觉得“瘦溜溜的”。甚至在待人接物上,他也学会了中国式的温和、婉转、有分寸。《人民画报》副总编辑李霞负责杂志社的外事工作以来,和沙博理接触很多。“他骨子里有那种美国人的幽默和敏锐的感知力,对陌生的东西稍一接触,马上能摸出门道,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但是他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又懂得委婉,很‘温良恭俭让’。”这几年,沙博理很少出门,有人要访问

随着岁月的流逝,虽然我从未失去身上的美国味儿,但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是我的国家,我的家园,我的家庭。中国社会有一种从容舒适的温暖和亲切感,我希望永远不要改变。

——沙博理

去年10月18日上午,98岁的美裔中国籍外文专家沙博理在家中去世。自1947年来华后,他在中国度过了67年时光,翻译、写作、研究,并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各处考察,上交提案。他一生热爱中国,有着不同寻常的传奇经历。

他,他总是很客气地让对方先跟《人民画报》打招呼。如果是不愿意接受的采访,就会很坚决地推辞。但遇上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对外翻译的大学生、年轻人想来拜访,他总是欣然同意。“他很清楚自己对于不同的人的价值在哪里。”李霞总结说,“他就是一个特别体面、正派的老头。”

尽管在1963年,沙博理就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了中国籍,但是他还是被人们当作“外国专家”,每年的春节、国庆总理宴请外国专家时,他总在被邀之列,并常常被安排坐在总理旁边的位置。“把他当外国专家,他觉得很有趣,但也不计较,因为他知道这是人们对他成就的尊重和肯定。”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告诉我们,但在沙博理心里,他对这个中国人的身份其实是在意的。“2011年,凤凰卫视授予他‘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’。这个奖以前都是授给华人的,像金庸、杨振宁、袁隆平,但沙老是第一个以外裔中国人的身份获此殊荣。他对能获这个奖非常开心,因为觉得这是对他‘中国人’身份的认同。”

对于沙博理会聊天这一点,周明伟感同身受。“他的表达有自己的风格,非常简单明了,不复杂,但是引人入胜。他从来不用干瘪的语言直接回答你的问题,而是会讲故事。跟他说话就是处在一种互相感染的语境,看起来不费劲,但是你得动脑筋,才能跟不上他。”一次,周明伟问过沙博理,凤子的英文好不好,沙博理不正面回答他:“有人说,凤子的英

文只有我听得懂,我的中文全世界都听得懂,但是凤子是我的老师。”这种描述让周明伟觉得非常有趣,“一下子就非常幽默地把两个人的关系真实地描述出来了”——凤子教沙博理中文,沙博理教凤子英文,结果自然是凤子这个老师当得更合格。另一次,谈及毛主席,周明伟问沙博理的看法。沙博理简短地说:“毛泽东不听毛主席的话。”这让周明伟“心里一震”:“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,毛主席提出的哲学观、社会观、革命观都被证明是有道理的,但他后期恰恰是违背了自己的一些思想。他的表达很形象,没有把对毛主席的评价简单化。”周明伟感叹说,这个回答“非常深刻”,然而又是极其形象生动的。

周明伟觉得,每次和沙博理聊天总有深入的空间,常常意犹未尽。也正因此,10月18日早上,正在开会时他收到沙博理去世的消息时,震惊而难过。赶往南官房胡同的路上,他一直在想那些还未能和沙博理深入的话题,感到“无尽的后悔”。尽管沙博理已经快99岁了,但在周明伟等身边熟人看来,他既没有器质性的疾病,又能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条件,他的骤然离去让人一时有点难以接受。“他跟协和医院的大夫、护士关系都特别好,他们都很喜欢这个老头,但是他不喜欢医院,也不愿意麻烦别人。”

去年春节前,沙博理主动跟周明伟讲到一个人生命的起始和终结方式。“他非常坦然,尽管大家都不愿提。他说人老了就老了,

不要折腾,不要浪费资源,不要麻烦别人,如果我到了这个时候,你们就让我平平静静地走。”周明伟说,“不过他从没跟我讲过,如果他走后房子如何安排,或者他能享受什么样的荣誉。”

沙博理也从不跟李霞谈起生死问题,但李霞觉得他心里特别明白,甚至早早做了一些准备。“有一次我去他家,他打开书柜,说你想拿什么书就拿。后来他给了我三本由舒乙和姚珠珠主编的《凤子:在舞台上,在人间》,说写得特别好,让我留着。去年他给我打电话,说我这里有录音,是有生之年所有媒体采访我的录音,你帮我数字化,保存好,千万不要随便给任何人。我说行。”沙博理去世后,亚美告诉李霞的同事:“这一二年沙老陆续把一些奖杯扔掉,把旧衣服送人,都自己处理好了。”

“他的坦然,是他心境的体现。”周明伟说。在他看来,沙博理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照顾,但是他对于这一切并没有诉求。“他这么老资格的专家,不要助理,也从来没有配过专车。他爱喝咖啡,后来年纪大了怕麻烦,煮了咖啡还要洗,就改喝速溶的金牌雀巢咖啡。然而他并不是不知道追求生活的情调,并不是不注重人生的质量。他在意听力和视力,他认为人活着如果听力和视力不能满足需要,生活质量就受影响。”2012年给沙博理过生日的时候,周明伟少有地感受到沙博理有一些焦虑。“他告诉我眼睛越来越不行,视力越来越差,不光报纸上的字看不清,电脑上的字很大都看不清,我帮他调大后,还是很吃力。耳朵也越来越不好使。他对国内大事的关心是职业的、条件反射式的,看不清楚,听不清楚,就会很焦虑。”商量后,人民画报社选了几个年轻人时常去给沙博理读报。“他主要是了解国内外的大新闻,还有些另类的、好玩的杂志。他对人物文章是感兴趣的,对中国形形色色的人,对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。”

## 角落里的向日葵



甜莲子

### 8. 育女不易

有一次,沈少好不容易喂薇薇喝了小半瓶奶,一转眼薇薇又把奶全吐了出来脏了一身。沈少气得咬牙跺脚,把炉子也踢翻了。

眼看着一大堆奶瓶衣服尿布来不及洗,小九妹奄奄一息毫无出奶的迹象,薇薇饿得日夜啼哭,沈少只好腆着脸去求丈母娘出山。

俗话说,丈母娘看女婿,越看越欢喜,更何况沈少毕恭毕敬低眉顺眼地来哀求。结果娘来帮小九妹实实在在地做了两个月的月子,待家中一切事宜都安排妥当才离开。

还是沈少的面子大啊,小九妹想当然,小九妹对娘能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也心存感激,生平第一次觉得娘在乎自己,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还娘这份情!

娘毕竟是过来人,能干得厉害。一来沈家,娘就张罗齐了全小九妹的月子膳食。鲫鱼鸡汤,花生猪脚,菠菜猪肝,红糖酒酿圆子,鸡蛋羹,黑芝麻小胡桃糯米粥……小九妹吃了娘做的三餐点心汤汤水水,立马下奶且奶水充盈。薇薇有奶吃也不哭闹了,一个月后竟能安安静静睡过夜了。小九妹的体力渐渐恢复,苍白消瘦的脸也红润起来。小人儿更像一只充气气球变得圆鼓鼓的,胳膊大腿上一道道肉好似娘做的素鸡,小脸圆嘟嘟的,一笑还有俩酒窝呢。

小九妹休完产假再连着放暑假,身体恢复得很好。一晃学校快开学了,等着她回去上课呢。沈少问遍了附近所有的托儿所,没人肯收这么小的孩子,至少也要等到一岁。沈少提出请娘帮忙,小九妹一口回绝。坐月子已经欠了娘的人情,小九妹不想再被娘看不起,硬要争这口气。小九妹学校日间有托儿所,她告诉沈少:我上课备课的时候把薇薇放学校托儿所,还可以方便喂奶。小九妹做了两条五厘米宽的带子,把薇薇绑在身上上班去了。

然而,计划实行起来并不像小九妹想象得那么简单,小九妹带着薇薇简直寸步难行。小九妹抱着薇薇总是挤不上公车,因为跑不

快几次还错过了班次,以前觉得短短的一段路,现在要走很久很久,为此小九妹多次迟到。于是小九妹每天睡得更少了,凌晨天墨黑就动身出发。晚上回得家来已是万家灯火,家家户户在吃晚饭,邻居窗口飘来饭菜的香味。小九妹饥肠辘辘精疲力竭,胡乱烧点简单的填饱自己和沈少的肚子,赶快休息,明天还得早起呢。

这样每天带着薇薇奔波,不到一年,小九妹积劳成疾,病倒了。薇薇正好一岁半,蹒跚学步的样子。沈少无奈狠狠心把薇薇送了全托,薇薇开始了她全托生涯。

一到周末被接回家,薇薇看到爸爸妈妈就搂着不放手哭得厉害。沈少仔细端详薇薇,发现薇薇的脸上从眼角到耳朵多了一条晶莹深刻的泪痕,擦也擦不掉。沈少不放心,抱着薇薇去看医生。医生正色教训沈少:孩子哭了要抱,大量眼泪流入耳朵,时间长了会化脓,小孩子得了中耳炎会失聪的。沈少黯然无言以对。周日晚上要送薇薇回托儿所时,薇薇赖着不肯出家门。她在地上打滚,捶胸顿足,玩具乱扔一地。沈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用玩具糖果转移薇薇的注意力,抱上她出门。一路上,沈少指东指西,叫薇薇看树看花看汽车,薇薇才稍稍安静下来。

去托儿所的路上,街角处有一家大理发店,门口竖着三色旋转灯柱,暮色中分外耀眼。薇薇一看到这个旋转灯柱就意识到灾难即在不远处候着她。一拐过街角,再过一条马路,就是她看不见亲人,受苦受难的地方。所以,薇薇只要远远看到理发店的灯柱,就条件反射似的,两只小手牢牢圈住沈少的脖子,眼泪鼻涕抹了沈少一身,哭的沈少撕心裂肺肝肠寸断。

薇薇,你快快长大啊,沈少安抚着女儿说,等你长大了上了幼儿园,爸爸每天接你回家。

薇薇四岁了,她非常高兴终于可以离开全托去幼儿园上小班了。这也意味着年幼的薇薇必须加入沈少和小九妹早出晚归的紧张生活。这个问题爸爸妈妈和薇薇讲过很多遍了:因为家庭出身不好,爸爸妈妈每天必须到很远的地方上班,很辛苦的。薇薇四岁了,是大孩子了,要懂事听话,不要给爸爸妈妈添麻烦,要学着为家里分忧解难。

### 2. 辨认罪犯照片

米勒与她的同事贝塞尔警官驱车前往俄亥俄大学医院去见波莉。波莉告诉她们,绑架的人自称是“恐怖分子”,但后来又说自己是个商人,开着一辆玛莎拉蒂轿车。波莉在结束当天的治疗后,陪着两名警官去查看了自己被迫前往的地方。但由于天色昏暗,她已无法找到该地点,只好同意明天早晨再去试试。

刑事组的侦查员在波莉的车上发现了三处清晰的指纹,可用来甄别嫌疑犯。米勒和贝塞尔开车带波莉回到刑事组,请她描述嫌疑犯的面部特征,协助警方绘制嫌疑犯的画像。然后,米勒请波莉辨认男性白人罪犯的照片,每组100张,但她看了3组后仍未发现嫌疑犯。折腾了7个小时之后,天色已晚,而且波莉已经疲惫不堪,他们只好结束了当天的工作。

第二天早晨10点15分,刑事组值早班的警察再次带着波莉前往达拉瓦郡。这次由于是在白天,波莉成功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,把警察带到了她被强奸的地点。警察在池塘边找到一只9厘米长的子弹。她告诉警察,嫌疑犯曾开过枪,将几只啤酒瓶打进了池塘。

他们返回警察局时正赶上米勒来上班,于是米勒将波莉领进一个小房间,随后将门关上,让她一个人留下辨认另外一组照片。

几分钟前,博克瑟鲍姆与第二位受害者护士唐娜来到刑事组。唐娜也被要求去辨认嫌疑犯的照片。博克瑟鲍姆和克莱伯格警长还决定让那位眼科学士出面指证嫌疑犯,这样就能形成证据链,以防嫌犯素描在法庭上不被采信。

米勒让唐娜坐在走廊档案柜边上的桌子旁,递给她3组嫌疑犯的照片。“天哪!”唐娜大叫道,“真有这么多嫌疑犯吗?”博克瑟鲍姆和米勒在一旁等待着。唐娜既愤怒又沮丧地一张接一张地看着照片,其中有一个是她过去的同学,几天前还在街上碰到。

看到一半时,一个年轻潇洒、留着络腮胡子、两眼呆滞的男子令唐娜迟疑了一下,然后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,几乎撞翻了椅子,大叫道:“就是他,就是他!我敢肯定!”

米勒请唐娜在照片的背面签了字,又根据该嫌疑犯的身份证号码查出了他的姓名,然后记下:“威廉·米利根。”他是个有前科的惯犯。

接着,米勒将被唐娜指证的照片混入波莉还未看过的照片中。接着,米勒、博克瑟鲍姆、一个名叫布拉什的警探和贝塞尔便走进了房间,陪波莉辨认嫌犯照片。

米勒感觉波莉似乎明白她正期待着她能从中找到嫌疑犯。波莉仔细端详每一张照片,但翻看了一半的照片仍未找到,米勒紧张地望着她。如果波莉也辨认出同一个人,那么拘捕“校园色狼”便指日可待。

波莉看了一眼威廉·米利根的照片,然后继续翻看下一张。米勒感到自己的肩膀和胳膊都绷紧了。只见波莉又把威廉·米利根的照片——留着络腮胡的年轻男子——翻回来,“好像是他,”她说道,“但我不能确定。”

博克瑟鲍姆犹豫是否现在就向法院申请拘留威廉·米利根。虽然唐娜已肯定他就是强奸犯,但那张照片是3年前拍的,他还不能仓促下定论,还要等待指纹鉴定报告出来。布拉什警官则拿着威廉·米利根的身份证号码,到一楼刑事鉴定组去对比从波莉车上采集的指纹。

米勒对这种拖延颇不以为然,认为既然已经确认了嫌疑犯,就应当立即将他拘捕归案。但因为受害人波莉并未明确指证嫌疑犯,所以只能等待。两个小时后鉴定报告出来了,从汽车后门玻璃上采集的右食指、右小指和右掌的指纹确实是威廉·米利根的。指纹鉴定结果与嫌疑犯的指纹完全相符,足以作指控证据了。

但博克瑟鲍姆和克莱伯格警长仍然有些顾虑,为了确保万无一失,在拘捕嫌疑犯之前,他们还要请一位专家来鉴定指纹。

由于威廉·米利根的指纹与在受害人车上采集到的指纹相同,因此米勒警官决定申请以涉嫌绑架、抢劫和强奸的罪名拘捕嫌疑犯,然后再让嫌疑犯和其他人站在一起让波莉指证。博克瑟鲍姆向克莱伯格警长报告了此事,但警长坚持要等专家鉴定之后再采取行动。鉴定过程只需要一两个小时,凡事还是谨慎为妙。当晚8点钟,专家确定送检指纹就是威廉·米利根的。

## 二十四比利



【美】丹尼尔·凯斯